



07183

青照堂叢書

劉學向鈔存

姪振濤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記 朝邑

李元春詳編

男來南校訂

郊特牲總說

孔疏言郊特牲至降尊就卑覆說以少為貴之義是與禮器本一篇而後人斷之也其以郊特牲名篇舉首三字耳廣記祭禮而原本考始使習禮者不徒狃器數之末正承忠信禮之本來故首揭之曰貴誠曰貴質曰交於旦明日不同於安樂明仁人孝子之心而先王制祭之精意藉以傳矣尊天子故首郊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一

之祭天子得行之天子微諸侯僭而禮不可問矣庭燎以下痛失禮之事惡作始之人大書特書春秋之旨也若夫冠昏則因祭而及之所謂禮器是故大備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末仍以祭言黃氏必歸之冠昏義則不見禮器之大備而必摘著代字為社稷王先祖後字為總言祭則又拘矣

郊特牲首節

鄭氏於天帝二字知其為一而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實上帝為

太微五帝王肅起而辨之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然
孔云指其清虛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
別有五故謂之五帝以五配一故謂之六五帝者非
天何爲同服大裘則孔固以天帝爲一矣若夫郊之
配以后稷報本之義取諸冬也大饗之配以文考告
成之義取諸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明證也鄭氏旣以祭法之禘
爲圜丘爲祭昊天而配饗郊爲祭上帝而配稷祖宗
以祭五帝於明堂而配文武又以大傳之禘爲郊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二

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邪夫仁人饗帝孝子
饗親一而已程子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
不可一歲不祭天孫奭曰歲九祭皆至於天至日圜
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大饗考之於
經皆有明文斯定論也皇氏所列僅八祭而云雩與
郊禘爲祈祭不數崔氏謂雩亦常祭凡九然孟春之
祈穀亦祈也可不數乎至雩祭有二孟夏大雩常也
因旱而雩變也泥於變而并沒其常母亦未之深考
與至地祇之外別有神州之祭此亦鄭孔之惑於緯

書者先儒亦詳斥之矣

大路繁纓至尚殿脩而已矣

此一節覆論郊祀之禮大路郊之車也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不得與焉貴誠之義也郊血也而腥爛熟不得並焉貴氣臭亦貴誠之義也此亦如社稷大牢之不得同於特牲也云爾諸侯爲賓而灌用鬱鬯大饗而尚殿脩亦上文引天子適諸侯諸侯適天子意夫郊天子之事也卽以天子禮明之故注疏無諸侯相朝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三

鼎俎奇節

此因上陰陽之義而謂鼎俎籩豆品數無非效法之事也鄭以注不敢用褻味不知人所食孰非水土所生乎水土之品至多而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是亦非多品也不敢字貫褻味與多品言之疏及陳氏祥道俱分兩截看疏又歸重多品俱非禮器云薦不美多品亦貴誠之義也

賓入大門節

又因上祭義而及燕享以明禮之原於陰陽而化及

萬物也

旅幣無方節

旅幣無方矣而必別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產而使其
難得節遠邇之期不責之非時而使其難繼仁之至
義之盡也若其陳設之先後亦各有義焉先知以見
德之明無不照服猛以見德之威無不畏然而明或
至於察威或流於暴必有其相濟者而盛德之動乃
爲中和焉金之爲物可柔可剛且變金言鐘或於陶
鑄之義有取乎因以往德結之禮器言王化之廣博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四
故終之以致遠物此究制作之精微故終之以往德
又案此一章申上篇理義之文極之和陰陽育萬物
莫不由此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爲亂禮之始卽有可殺之義正殺之者之爲義則僭
之者愈不容誅絕三桓傲天下也記若曰大夫而有
自強以饗其君者是亦三桓也殺之可也義也比事
屬辭而饗君之失禮愈明於天下矣乃陸氏謂親親
之道卽非以君命殺何邪又謂友不應在三桓之列

三桓非惡名其強也可殺其忠也可歸諱三桓而并沒友之所自出於義何居

案鄭氏康成曰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

孔疏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謂文王廟

三家見而僭焉

公廟之設于私家

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犬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未聞犬廟世室而外立文王廟魯頌鋪張寢廟莫若闕宮一篇毛鄭以闕宮爲姜嫄廟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五

氏大臨非之朱子以爲魯之羣廟則犬廟世室皆在其中若魯果有文王廟闕宮何不頌之僖八年禘於大廟亦但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未聞祀於文王廟而以周公配之况殷周之禘亦禘於太祖契稷之廟未爲高辛立廟也周卽有姜嫄廟要祀稷所自出之帝於稷廟禘爲天子之大祭天子且不爲太祖所自出者立廟魯何獨以周公之故而立文王廟乎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魯臨於周廟卽周公廟也注何所據以爲文王廟邪孔疏引以爲證誤矣

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疏引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及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之文推論之以爲據有大功德者是蓋援周公爲例
不知春秋時事未足舉以定禮而孔所論尤非也天
子之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孔言無功
德不封亦於采地立祖王廟是無宗不祖天子矣有
此禮乎宋祖帝乙所謂存二代之後不得援以爲他
諸侯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犬廟不言祀文
王魯且不得祖文王鄭又安得祖厲王乎且左傳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六

一

以魯喪未見鄭伯鄭言亦敝邑之憂是晉鄭皆宗魯
也吳子卒魯臨於周廟是吳亦宗魯也魯爲諸姬之
大宗昏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歸周天子不與諸
侯敵故昏嫁多魯主之若魯祖文王則犬祖當祀文
王而周公不當爲祖稱犬廟禘禘亦當於文王廟不
於周公廟矣若季氏雖爲三家之大宗而君在國昏
喪皆告於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而援魯例立桓
公廟且八佾歌雍以祭之尤倍矣邑有先君之廟如
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

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
非王子公子各得立祖廟於其邑也周禮都宗人家
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歸福於國國有大故命
禱祀卽祭反命於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
卽此有邑者之祖父臣祭亦歸福於公曰膳君有故
禱祀亦及先臣所謂羣公先正百辟卿士之有益於
民者又或地有各山大川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
者非祖王也說經欲以明禮反曲爲非禮者緣飾附
會可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七

天子存二代之後節

王者存先代之後仁也其不過二代義也禮運云杞
宋之郊禹契是天子之事守然則非二代固不得用
天子禮樂祭其受命之王無疑也記者言此以申明
上文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二代於周爲客則天子
無客禮可知

諸侯不臣寓公二句

記者記此以申明不敢祖諸侯之義

鄉人禘節

儼鄙事卽思及室神之驚恐而朝服以存之則聖人之精義也葉氏禡讀如陽謂以抗陽爲義則非也聖人扶陽抑陰豈與陽相抗哉

孔子曰射之以樂節

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示人以有志於所事何嘗示人以所未能若縣弧果示以所未能則此亦直以不能辭之可矣何必辭以疾要知所謂縣弧之義者蓋惟義本當能而不能則非懸弧立志之義故第託疾辭之庶無負於其義耳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性

八

孔子曰三日齋節

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而孔子答之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而伐鼓故孔子非之

孔子曰釋之于庫門內節

天子諸侯之釋在祭之明日大夫僮尸與祭同日士不謂之僮尸並合禮經自不可易大夫祭日僮尸禮之常也其不僮尸者以祭時或有事變故缺之非以上下大夫分僮尸與不僮尸也賈孔二疏之說已於

有司徹中詳悉辨正此不得仍其謬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節

社以祭五土之神所謂勾龍爲社是也而非祭地祭地則大司樂方丘之祭耳彼經言方丘而不言社則方丘之非社明矣中庸郊社之禮及此記社神地道說似專指祭地言或以土與地本一故卽以祭五土之名加之祭地要之皇地祇與勾龍之祀其尊卑輕重本不可混也自經論之圜丘祭天在南郊天與地偶則方丘祭地自應在北郊此外凡大社王社等之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九

不在北郊者並勾龍之社而非皇地祇之方丘諸儒未審第知中庸及此經之社爲祭地遂合凡社字皆以祭地目之并有謂古無北郊者曷不取大司樂之文一思之邪此記之社本據祭地言故下節合天地對舉之但所謂薄社者又以勝國之社言之則此記方丘之社自包人勾龍之社矣

郊之用辛

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代之

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

卜郊

此卜郊當以陳氏卜牲義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固無所用卜矣程子卜辛之說卽曲禮不過三之義而泛論郊之用辛者也夫先王之制爲卜筮以神道設教而祭用卜亦示其誠敬之心不敢有所苟耳若郊日之以至報本之義莫大焉陽生於子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卜不吉而用他日於義奚取乎然則大宰所云帥執事而卜日亦謂祭之無常期者而下云大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十

神示亦如之則祈穀諸祭是也

祭之日節

此記郊祀觀象取則情文具備其爲周禮無疑也諸儒之辨詳矣

帝牛不吉節

劉氏夔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陸氏佃曰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

養牲據疏則先卜而後養唯先卜故有帝牛稷牛之分劉氏以爲既養臨祭方卜似未然注疏俱云用稷

牛代帝牛故下有在滌及唯具之文陸氏謂以不吉者爲稷牛亦與經左

天子大蜡節

伊耆氏本秋官之屬後鄭以爲古天子號而孔穎達明堂位疏據易神農始作耒耜遂以神農當之又或云卽帝堯而雲莊陳氏直采其說以入注豈亦以明堂位支伊耆氏之樂下卽記虞夏商周之樂而實之以陶唐氏與陳用之援周禮與壺涿氏銜枚氏爲一例則非古天子有天下之號矣且不特此自冥氏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十一

下十三官皆掌攻取昆蟲鳥獸草木之官而伊耆乃次其後正與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爲一類但其所職大祭祀則共杖咸有爵及王齒杖特不言蜡耳考春官籥章掌土鼓鼗籥國祭蜡則吹鼗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證之明堂位云土鼓鞀籥伊耆氏之樂此篇自天子之大蜡八至黃冠草服也皆蜡祭文而其中言葛帶榛杖喪殺也者則知鼓籥杖咸並伊耆氏一官掌之以其名考其職是佐天子非古天子也或言共杖或言鞀籥皆互文見意而伊耆氏之名官大蜡

之終始一可通已但古無確據並以疑存之

皮弁節

此陳辭統八蜡之神而禱祝之也蓋水土養稼穡而昆蟲草木害稼穡者也序其和順鋤其非類微神力不致此於是乎報焉若謂先嗇有知故不假辭則大祝所掌多矣不謂無知也又謂草木不數以徧地皆是則土水亦何嘗不然又案蔡氏邕本尚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八字

大羅氏至不斂藏之種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三

天子樹瓜華當別爲一節亦記者因草服而言言天子樹瓜華於圃以覘時候習種植與黃冠草服之意同然是不可斂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與田之非禽荒女之非色荒義同總以息民而非以害民也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以襦爲細密之羅則亦網耳方以襦爲飾女之物悞矣劉氏合來朝諸侯言亦與記文詔客以戒諸侯說不符

八蜡以記四方節

彭氏汝礪曰案蜡說不同天子大蜡八疑通圖方及

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大槩蜡祭之禮先齋
爲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木昆
蟲者悉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官掌禽獸草木
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草木之
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蜡不
通謂缺此一方之蜡禮也

恒豆之菹節

鄭氏康成曰此謂諸侯也孔疏諸侯者以天子朝事
之豆菁菹非水物加豆芹
菹深蒲蒹菹非陸
產與此經異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三

此下記文皆以天子之禮言此注獨以爲諸侯者據
疏以天子朝事之菁菹與此記水草說不符加豆之
芹蒲與此記陸產說不符故斷以爲諸侯然諸侯水
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韭菹
醢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麇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子
朝事之豆而不必拘于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矣
又據醢人共醢六十蕡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鸞實之
則菹亦稱醢矣而尚拘拘于爲水爲陸耶凡禮經各
有授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便

武斷

武壯而不可樂也

鄭以萬舞爲武舞不如孔疏直指大武之樂

元酒明水之尚

元酒疏謂水明水則以鑑取於月之水明是二物周禮不言元酒玉藻不言明水文有偶舉不惟其備也

鼎俎奇節

本文以奇數爲陽偶數爲陰耳非以六牲爲陽六穀爲陰也且旣以六穀爲陰而又以醢之出於穀者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古

陽六牲爲陽又以肉有形質爲陰又分純出牲體爲陽雜植物卽爲陰不使人惑乎考周禮尊彝文虎彝雌彝四時之閒祀所用而雞彝鳥彝春夏所用罍彝黃彝秋冬所用蓋閒祀卽大禘大禘所及者遠故用虎雌取其孝也雞與畜春象鳥朱鳥夏象罍禾稼秋象黃目水之精冬象故四時分用之黃彝象冬而反爲上尊者周正建子天一生水六尊並設以貯元酒一也時王所制尊之二也目取象於人虎雌雞鳥禾稼取象於物人貴於物三也

適子冠于阼三節

始加爲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鄭於此何以云常所服乎以行道求合記文三道字亦曲而無當至云委貌爲元冠則三加後易服以見君及大夫先生者而非始加之緇布冠矣儀禮賈疏曰元端始加之服易元冠以配元端非明證乎

天下無生而貴者二節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齊治均平分內事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知其義而敬守之冠者可不勉焉冠者禮之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五

始故於此言之而昏喪祭射朝聘舉可知矣

告之以直信二句

凡交際贈遺必言不腆束帛以致其謙此云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無不腆之辭告之直也皮帛亦可制告之信也

壻親御授綬二句

鄭氏康成曰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

孔疏壻所以親其婦欲令

婦親已

上親之言親御授綬指其禮下親之明其義注疏非

也敬而親之敬承執摯親而不敬其失則流敬而不親其失則離敬也而親此所以小大申之而無弊也昏禮不用樂節

孔氏穎達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幽陰之義方氏解爲詳晰是所謂報本也反始也貴誠而尚質也孔說姑存亦備一義 又案此篇大旨
在報本反始貴誠尚質而已故其敘冠義曰始加緇布曰天子無生而卽貴其敘昏禮曰萬世之始曰器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知特牲
用陶匏曰不樂不賀

周人尚臭節

大夫士無二裸及朝事其饋食禮之見於特牲少牢者品物雖或不同其儀節則一耳特牲始於饗神奠爵劍南之後乃迎尸薦孰行正祭禮而無燔燎之節則燔燎不在薦孰時并不在饗奠後可知故祭義亦以燔燎屬朝事也此記灌後旣言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又言旣奠然後炳蕭者蓋上只言其節而不言行禮之候故又申明之奠奠灌爵也謂旣奠灌爵

然後迎牲而炳蕭也此與上既灌同候蓋灌訖卽奠之以依神也自此以後行饋食禮其節與特牲少牢同故記亦省其文陳氏集說所謂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是也注疏見記文兩言炳蕭求之不得其說故謂薦孰時亦炳蕭又以既奠爲卽特牲少牢鉶南之奠以爲薦孰再炳之証故吳氏澄非之

凡祭慎諸此節

此一節總結上文而申言以盡其意氣對質則氣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十七

陽以理言之則陰陽皆氣也

祭齊加明水二句

祭齊加明水與下明水浣齊自有兩義蓋報陰與新潔不可謂同也且此專歸明水下則對舉與浣齊並言詳玩經文自見耳

明水浣齊節

上注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加玄酒者謂有酒尊卽有玄酒尊酒爲獻酢之用玄酒不用亦設之者士冠禮注所謂不忘古是也加明水之義亦然此記

明水是一物所謂五齊加明水是也澆齊是一物注
所謂五齊濁沛之使清是也陳氏集說自分明

祭稱孝子孝孫節

雜記喪稱哀子哀孫謂虞祭以前祭稱孝子孝孫謂
卒哭以後蓋哀主仁敬主義故曰以其義稱也曲禮
天子內事曰孝王某不稱子孫諸侯曰孝子某侯某
蓋兼未入廟言之大戴禮遷廟卽稱孝嗣侯蓋廟統
於太廟之尊故不復稱子也大夫以下乃統稱孝孫
徐氏師曾引黃乾行說分諸侯內祭外事案此上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

十六

文皆明宗廟中祭義無一語及外事周頌維天之命
祀文王也而云曾孫篤之安得以稱曾孫遂爲外事
乎

舉犛角節

儀禮無天子諸侯禮天子諸侯有朝踐大夫士無朝
踐故少牢特牲禮尸入皆在饋孰時尸入卽拜以安
之若天子諸侯則祝迎尸入乃作樂樂九變尸乃灌
以降神亞灌後乃迎牲行朝踐禮是尸之入久矣豈
待饋食而後安尸哉孔惟據少牢禮言之故與天子

禮不合陸農師譏之是也然謂妥尸在灌前則亦不然蓋初灌亞灌王與后皆酌以獻尸祝詔尸祭尸祭以降神春秋傳瓘瓘玉瓚是此舉學角卽舉王與后所獻之圭瓚璋瓚祭之啐之奠之而後卽席而坐而拜以安之也不應神未降而尸先據席而坐

末節

自有虞氏尚用氣至此皆雜舉祭祀而研極其義言乎其地則於室於庭於堂於祊以極於牆屋淵泉無不到也言乎其節則於灌於迎於升於薦以極於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郊特牲內則

九

拜稽首肉袒親割無不嘉也言乎其物則於氣於臭於毛於血於肺肝心於鬯於齊於酒以極於明水縮茅燭蕭黍稷無不潔也故曰貴純曰貴新曰服之盡曰敬之至而總以自致其陰幽之思求合於冥漠之中而已中庸論鬼神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仁人孝子之用心非積誠曷以通之必見所祭郊特牲一篇之大根柢也

內則總說

中有曾子語疑曾子之徒所記

司徒掌邦教而內則命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凡王之膳悉屬焉文王爲世子於食上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皆王爲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爲則者也故凡民之家禮亦使布焉王政重養老而孟子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故篇中言生子教子養老事似各殊而意只一貫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至 嘗之而後退

所陳皆養口體之事而養志自在其中饘醢而下皆問所欲而敬進之之節目曰唯所欲曰必嘗之則其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二十
於父母舅姑之志可知矣方氏分下氣而下爲養志饘醢而下爲養口體非也

父母舅姑將坐節

坐陽故請向臥陰故請趾此偶憩之時若居主與則向東君子之寢恒東首則趾西不必請矣長者請而少者卽如其命以設之若少者力不勝牀則亦御者設之坐定然後授几臥起然後斂席言長少御者人之序言奉執舉斂事之序也

冢子御食

婦無專制既嫁從夫故食必同牢夫死從子故冢子
御食卽一食不敢專也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姑使之勿敢逆也后復之勿敢怠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節

婢子婢所生鄭說是也若左傳州吁嬖人之子庶子
則妾所生凡左右媵之子皆是婢子賤庶子貴先賤
于貴者爲加愛敬于是尤難也

舅沒則姑老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孔氏穎達曰舅姑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
亦從夫知家事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
事 王氏曰友當作敢

禮夫死從子祭祀賓客子主之則子之婦爲內主矣
孔疏顯與經違

凡婦不命適私室節

私假謂假物於人與下與字對猶言取與也故賜陳
氏謂卽前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與孔疏義同但
凡平日舅姑所賜而婦以藏之私室者皆得以請不

請而與不可耳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牯鱸膳膏臊秋宜犢麋
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周禮庖人言行此言宜行者用也宜者用也惟宜故
行其說互相備耳

牛脩鹿脯至楂梨薑桂

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月令仲夏鹿角解仲
冬麋角解二獸迥別而趙氏岐云麋鹿之大者則混
而一之芝生於地爲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生於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木爲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柎若賀所云軟棗鄭樵
所云柎栗則皆果屬非芝類矣山查小如指梨大如
拳亦有頗小而味酸澁似查者謂之查梨總之品物
或古今異名南北異產不可勝窮況鄭言天子庶羞
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則三十一物固已而吳氏
三十二物說亦得備一義也

大夫燕食節

上經所陳旣非諸侯所食又非公食大夫禮特人君
燕食所加庶羞也不應此燕食忽指正燕禮食禮也

此節文義趨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優老也起下文養老之意耳

不食節

魚去乙方

懋訓典而確
謂饅自腸始

此皆常有之物何必

東海鱈魚不言去腸避文複也醜訓鄭得之

謂鯨

天子之閣節

陸氏佃曰堂上爲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則蒙上房中可知 吳氏澄曰士言於坵一疑亦在房中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或北堂之角也 鄭謂達夾室崔氏言序外有夾室其制甚明陸乃謂達夾室前堂夫堂前無牆故顯室有牆故隱豈有堂室混爲一者吳謂士坵在北堂之角案東房有北階無北牆故北以半曰北堂恐亦非置坵之所

凡養老節

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爲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有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酬答不懇其必言故史亦爲惇史所重原不在言

也或曰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安
逸亦通

炮取豚若將

陸氏佃曰將讀如字若將割之猶如麇執之先儒謂
獻麇有成禮如之也爲稻粉以下一節釋爲稻粉之
法 下言付豚不言付牂似將字不必讀牂但若將
二字究無著不如依注讀牂也爲稻粉皆緣豚牂而
設故經云以付豚陸謂另作一節非矣蓋經下言豚
不言牂者省文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擣珍節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不詳其名鄭注以此淳熬淳母
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膾實之呂原明謂炮不宜分
益之以糝固本經所有 陸氏所云八物亦非本經
所無與注疏並存可也但以經言擣珍而謂上淳熬
等物非珍後又謂淳亦珍則自相矛盾須知牛羊麋
鹿等八者其物也其所以爲珍則在乎淳熬淳母炮
擣八者之精至於餌字援下合以爲餌則去字如何

解

肝骨節

周官珍用八物原未詳名鄭注旣以淳熬至肝骨當之而此經忽雜糝一節於肝骨之上呂希哲陸佃諸人遂有異同致成聚訟案朱子明言此數節疑有脫誤則安知糝非原在肝骨之下與醢爲類而誤錄在肝骨之上乎況本文原無八珍字面亦何容曉曉也

以與稻米爲醢

醢是粥不可爲豆實後鄭旣破醢爲饗仍以爲醢食醢字從酒則先鄭所謂餠卽後鄭所謂屨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論內則

三

此篇依朱子說分析屬之極順若曾子曰一節則謂承上養老之文者得之蓋此篇雖多古經亦必曾子之徒所錄故因記師說以明之其首云后王降德亦記者語見此所錄皆古王者之教耳不必定是朝廷所下教命也

夫婦之禮節

鄭氏康成曰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

孔疏周禮九嬪鄭注云御女之法卑者宜

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夫人姪婦卑於兩媵故先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避女君之御日卽自當御猶不敢當一夕見星往還 陸氏佃曰髻用組乃

笄又曰髻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髻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 吳氏澄曰夫婦七十同藏則不敢於夫之篋笥蓋年未七十者

周禮無夫人惟言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公侯有夫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不言數惟昏義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王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配鄭氏據此謂周特設百二十女官與夏之男官相配又據其數以分進御之日考白虎通義謂天子諸侯皆娶於三國九女法地之九州又言天子娶於四國十二女法天之十二月則天子之所御者九嬪止矣周官有六卿無三公蓋三公三孤不必備大約六卿兼之則三夫人亦不必備必德尊望重外則命公侯之夫人爲之內或

九嬪兼之世婦內亦或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孤外則命卿大夫之妻兼之故周禮春官有世婦曰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所謂世婦命於奠爾者內世婦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外世婦則內世婦之無定數更可知矣若女御則后嬪進御之日以給使令故曰掌敘御於王之燕寢初非王所當御也若君私幸之則如衛州吁曰嬖人之子不得與所娶三國姪娣所生之子同非如鄭氏之說也 又案女子年十五卽未許嫁亦笄矣豈有旣嫁當御而猶總角者陸謂服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七

御謬吳氏割首二句屬上章亦謬蓋此藏字乃寢息之意與上藏字迥別觀敬姜於禮老而愈嚴豈有七十卽廢男女內外之辨而衣服可藏於夫之篋笥者

妻將生子節

妻常居適室妾常居側室此只月辰所遷耳疏引左傳反混姆衣服而對亦謂姆整潔其衣乃對以示敬耳非謂姆可服夫人內子之服也 又案青史氏之

說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

案賈氏新書作

蔓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案銅謂律管

太宰持升

案新書作斗

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案此將卜名諸官皆以

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

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

敢煎調曰不敢以待案新書作侍王太子賈誼新書曰太

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

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劉向列女傳曰婦人

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案蹕跛同不食邪味割不正

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

誓誦詩道正事三條可補記文之缺備錄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國君世子生節

接卽下接子非接夫人鄭王肅皆誤也劉彝謂繼續

則止可言諸侯世與下凡接子統大夫士言相碍陸

佃謂禮之以醴於義可通但卽禮之以酒亦未嘗不

可一獻也

凡接子節

接子卽上三日始負此又言擇日者或離生日數之

或并生日數之擇其吉者朱子曰或記異聞也孔謂

三日負子之後又擇日似誤

三月之末節

妾以子見父於側室宜也若妾見子於內寢而妻見子反於側室可乎疑此是妻之正寢妻先復已正寢待於房文不具耳故下適寢是往夫之燕寢

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賈疏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楹楹前接檐爲殿則棟爲中脊楹乃中脊前後二架之橫棟名朱子釋宮所謂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楹也徐氏師曾下橫木之說大誤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世子生節

賈誼新書曰帝見世子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記有國君世子生無天子世子生亦錄之以補其闕又案君世子見於君之路寢庶子見於側室則君

之子非妾出者見於君之適寢可知又此篇文重在適庶之辨不特妾子名庶子卽同適出而非長亦謂之適子庶子而其禮不得同於適矣以適有繼世之責故特命之曰欽有帥若執右手則示之事咳之則示之愛人無不有事子無不愛者不嫌同也賈誼言天子之妃見世子亦親抱而諸侯世子乃世婦抱者避天子也大夫不世無嫌故妻親抱之非特以不抱尊夫人也若服則孔疏展衣爲是旣見子而入御易祿衣何難孔知其非而不駁疏例不駁注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節

見子之禮世子於路寢適庶子於燕寢庶子於內寢升降秩然又此經蒙上文妻生子而來其爲夫人之子可知鄭氏謂此適子爲世子弟是矣謂庶子爲妾子非也蓋連言適者異之乎妾子也又言庶者異之乎世子也若曰適之庶子云耳若此庶子果爲妾子則下公庶子一條爲重出矣孔氏謂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因連文云見於外寢以幹旋鄭注然有君賜名之衆子使有司名之卽咳名之事亦不得從同也

妾將生子節

妻寢曰內寢則上外寢爲夫寢可知妾所常居在適妻寢房側室故於生子不容復言側室且曰見於內寢明乎所居之非寢不與妻同也 又案漱澣風齊經不言何人以下公庶子準之則其妾也

公庶子生節

就側室妾常居側室故就而見之與及月辰居側室者異也大夫之庶子猶見於內寢公庶子并不得於內寢而於側室者大夫卑適庶子猶相近君尊適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子相去遠也諸侯庶子父在生母無服大夫父在爲母大功義亦如此 又案天子之妃曰后其世子親抱之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諸侯世子見君不言授社稷於子諸侯社稷聽命於王非所敢專則夫人不親抱世子避王也大夫士妻抱子卑無嫌也鄭謂諸侯尊雖妾不抱子不教之驕情歟又內官不過九御其秩賜有常如外官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之例四命以下未賜故有賜不賜之異而孔釋爲君偏愛幸不且以淫破義以私亂法乎恐不可訓

由命士以上節

此一節通論命士大夫之見子及冢子適庶之別以補前義本文明言自命士以上不應冢子以下忽及天子諸侯也鄭謂適庶子同見以生先後見之則庶子先生反先適子而見矣同見無別先後倒置聖人適庶之辨必不然也朱子謂見子或早不待三月彭氏謂接子或遲不及三日則接與見二禮本文言見不言接彭恐非也陸應之說益瑣而拘矣

十年出就外傳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內則

三

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傳貴賤異與傳聞異與或原有不必拘者與

十有三年至舞大夏

禮有六吉凶軍賓嘉而不別言之者冠昏喪祭鄉相見士皆有之卽宗廟會同願爲小相未嘗不可習其禮軍亦於田獵習之也前已言始教之讓禮帥初學儀通而此云始學禮者旣成人乃有事於鄉國之幼禮也樂兼聲容歌詩習舞皆於平日講究至於臨用

青照堂叢書

朝劉學向鈔存 姪振清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記

邑

李元春詳編

男來南校訂

玉藻總說

玉藻者特取首二字以名篇耳其義固不止此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冕五則服亦五天子服五陽也王后服六陰也周禮天子無六服名鄭氏加大裘故謂之六其實冬內必用裘夏內必用葛司裘言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一

服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總言冬至祭天必服大裘而加衮服耳非以大裘別爲一服也

空端而朝曰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空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曰衮曰鷩曰毳曰希曰空而無端各此記言空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朝曰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祀之空冕故又疑空端朝曰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卽鄭說而小變之以爲空端而加空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空端

卽指有畫者言以爲玄端卽袞冕此與周禮言袞言
鷩之例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似但朝日玄冕究未敢
安

天子聽朔於明堂告朔亦必於廟則告朔時其帝及
神不與也且明堂饗帝配以文王故孝經云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不與也鄭氏創其說而孔
氏附之非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闔門當依鄭注爲明堂門中無疑但聽朔於明堂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二

誓而一月之事非可卒辦故注又云還處路寢門終
月還處亦謂聽事於寢門之中非寢於寢門之中也
周官六寢惟小寢五爲休息之所五寢以時分不以
月分則閏月何嘗無所繫之時乎闔左扉何也蓋月
令明堂凡孟月居左而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旋
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
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禮之時爲大而順次之者
固當如是非獨爲左陽而右陰也路門布政之門聽
朔於明堂而闔左扉還處於路門而亦必闔左扉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
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凡殺牲盛饌卽日舉周禮日舉卽此日少牢也楚語
舉以大牢卽此朔月大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故
於六飲去涼醴涼者冰水夏暑飲之非常飲也醴酸
亦醯之類非常飲也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飲
也

卒食去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瞽幾聲之上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陳氏祥道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砮下聲肆正聲緩則
所謂中聲者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爲本而
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
蓋本諸此然則御瞽察樂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上非
中下亦非中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
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爲哉

周官對正聲而言故高下俱失其正若謂上下則幾
而中聲卽可不幾則神瞽之所考者謂何陳氏之論
彼是而非且此記特辨其哀樂以知政之得失耳與

中聲之義又有別矣

諸侯去端以祭禘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天子之服必十二章以則天數上公則止九章鄭據
左傳三辰旗旂句謂登日月星於旂則服去三章而
止九將畫黼於屨畫雉於門而山節藻梲服并去此
四章而五乎上公九命九章自衮冕而下侯伯七命
七章自鷩冕而下子男五命五章自毳冕而下大國
之孤四命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不過三命自衮冕而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玉藻

四

下士一命無冕自皮弁而下此皆在外者也其在內
則三公八命猶鷩冕故曰三公一命衮卿六命猶毳
冕大夫四命猶希冕上士三命乃去冕在內屈也其
出封則皆加一命在外伸也未出封加衮以前則在
內公卿之冕服自應比在外諸侯降一等旣出封以
後則冕服繫王命所加入朝時自應如周禮大行人
九儀之命上公九章而服衮侯伯七章而服鷩子男
五章而服毳夫亦何嫌而必降服其次如戴何所云乎
出封加命之諸侯若以入朝而必降其服將何以別

於在內公卿未之加命者乎且裨有裨陪之義又卑也副也凡冕以一上者爲正其餘卑者爲裨天子裘冕十二旒爲主爲正衮冕而下爲副爲陪諸侯冕服通稱裨冕王朝卿大夫士亦如之故曾子問云大祝裨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覲禮云侯氏裨冕侯氏以入朝而見屈於王豈大宰大宗大祝亦必降服其次乎其總稱裨冕者以服衮服鷩服毳之諸侯同時入覲服章非一故以裨冕括之亦猶五玉總稱爲瑞云爾况弁師天子十有二玉朱子謂天子雖與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五

諸侯同冕而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衮冕九旒九玉自有分辨鄭孔之說何疑焉至魯君用天子車服乃僖公所僭與魯公何與鄭孔附會則非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

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大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所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大僕傳而出獻可替

否反覆商確恒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釋服也

諸侯無皋門疏誤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

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

同庖

周官膳夫贊祭注言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與此正同蓋朝所祭者肺此所祭者牢肉就全牲言則以此爲朝食之餘非前所食者之餘也王安石以餽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玉藻六

餘不祭疑此所祭者是魚鳥非牢肉誤矣又上文玄端敘卒食之下是可知天子雖卒食猶朝服卒食後乃玄端也而陸氏佃顧謂天子亦夕深衣何耶且下朝玄端夕深衣據大夫士而言正以不敢上同於天子昭其辨也豈以相備哉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孔氏穎達曰此君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

有故得殺牛 陸氏佃曰踐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蟻

蟻

孔謂天子曰殺一牛顯與本文曰少牢朔月大牢背
陸謂螻蟻不可踏則婦人之仁矣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

周八月夏六月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者
言至此月不雨尚未至年不順成也而君已爲之不
舉見其敬天勤民之至若據春秋至七月不雨不爲
災至八月乃爲災而君不舉之說猶未協經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七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就龜腹板爲圖如書
言我卜瀼水東瀾水西又卜瀼水東惟洛食是必圖
瀼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
吳氏澄說乃旣坼後加以墨全非史所能定矣疑疏
說猶爲近之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

鹿幣豹犢

孔氏穎達曰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

記注云鞞式之植者衡者也 又曰皇氏云詩淺幘
與空袞赤舄同文知亦齊車此用羔幣是異代禮
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別而幣與植盡同歟據周
禮喪車且有五等木車犬禋疏飾素車戈禋素飾藻
車鹿淺禋革飾駢車然禋髮飾漆車豻禋雀飾安見
祭車朝車反無辨而同禋同飾歟則周禮巾車一職
大有闕文而此一節言齊車朝車亦多闕誤蓋朝必
降齊一等而士必降大夫一等無緣大夫之齊大夫
之朝士之齊俱鹿幣豹植別數之而仍重言之也芑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八

城定本作大夫齊車豹幣豹植其朝車與士齊車鹿
禋豹植芑氏博極羣書或有據 又案孔以芑卽式
是已又言以芑爲之何也芑是何物可以之爲式乎
且言式有直者有橫者益不可解式車前橫木其直
者謂之鞞式無直者也

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

有光矣

吳氏澄曰輝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
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於中儀
容發於外輝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一
心結也如吳說則登車已有光至公門大明矣非辨
色始入也又案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
是不必專謂爲諸侯朝天子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誥後直讓
於天子大夫前誥後誥無所不讓也

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爲一爲鄭氏之說者曰珽玉
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六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九

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玉典瑞
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珽明矣第珽與大
圭同二而陳氏以珽卽笏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
之珽方正無所誥諸侯之茶前誥後直大夫前後誥
笏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爲大夫之前
後誥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
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盡
以玉爲之而但辨其直殺耶則珽與笏亦不得混爲
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管子云

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又似珽茶之用同於笏者或天子有珽有玉笏接諸侯則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茶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茶示上誦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笏歟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御茶則必有所御乃用之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

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十

豆去席尺

上二句言侍君之席下因及師弟賓主之席蓋講說與食則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無南面之席惟有東西相向之席講說則書策在席前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徒坐不盡席尺以示謙也讀書食則與席齊以豆去席尺書亦猶是也

登席不由前疏引鄉飲酒禮於義不符陳氏滯必以

八字爲一句其說尤繆曲禮云毋踏席摳衣趨隅不趨隅尚不可而獨可由前乎蓋升席有從下者有從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讀書食則齊依疏爲句豆去席尺舉食席以例書席省文也石梁王氏說更支

君若賜之爵節

鄭氏康成曰不敢先君盡爵酒如肅敬貌酒或爲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語必以禮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十一

鄭王二說義皆可通但王說言字頗鑿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倣之可也

崇本尚質而導人心於朴淳則始加緇布之深意也故冠義以此始茲雜明冠制亦以此始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

纓士之齊冠也

記謂夏之未造有諸侯冠禮自必有天子冠禮而此朱組纁纁綬如鄭云始冠之冠蓋夏之未造與焉

至周彌文矣冠之制有三冕最尊弁次之冠又次之
故冕弁不得妄干而冠自天子下達然天子亦止用
之燕居耳此言齊冠不及天子天子齊以冕故也陸
謂衮冠丹組纓亦天子齊冠則無別矣且羣小祀祀
之最卑者也猶必衮冕是天子無以冠齊者陳氏以
齊祭異冠兼大夫較鄭四命以上之義爲長蓋衮冠
丹組纓諸侯之齊冠則諸侯以下齊必以冠可知乃
雜記有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
於公冠而祭於已卽謂雜記大夫爲孤而士則固弁
而祭於公是雖小國之大夫亦當弁而祭於公也以
齊無不衮冠之諸侯以祭有弁之士齊祭異冠矣而
顧謂四命以上始然宜乎來趙商之問而孔氏輟轉
以求申其說終疑其義之或然哉

縞冠衮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衮冠縞武不齒之服

也

居冠不綏而游惰之士常垂綏以爲飾則使之縞冠
素紕加垂綏五寸無喪若有喪以深著無事若有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七

之深可閔也

居冠屬武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武者冠之卷儀禮斬衰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是惟斬衰外畢諸冠皆內畢也若冠不與武相屬則制冠猶未畢何以冠乎喪大記加武帶經謂加經於冠之武非前冠無武至此加武也回冠在纓不在武此節文義以有事與居對以後綬與屬武對言常時纓屬於武故無綬有事乃繫纓於笄以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爲飾乃有綬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髻大帛不綬空冠紫綬自

魯桓公始也

雜記大白與緇布連文則白布冠居喪所服此大帛則素繪凡有憂者之服如衛文公大帛之冠及秦伯素服郊次用之不必改此帛爲白孔子惡紫奪朱時人好紫桓公以爲綬耳宋王者之後服紫何據乎天子朱紘諸侯青紘青紘則青綬者宜也始冠之緇布續綬冠而做之矣豈以爲常乎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方氏慤曰省如字謂春省耕秋省斂 陳氏祥道曰
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
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
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
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
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盥重於既薦
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
之刑官以泄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
省宜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十四

黼爲斧形取斷制之義於治軍秋殺爲合故鄭以音
之近讀省爲獮方釋以省耕省斂於斧義何取陳因
鄭大裘祀天之說謂誓卽郊之聽誓於澤省卽郊前
一日之省牲而黼裘以郊之誓省絕無可據且春秋
時亦安有大夫以黼裘僭郊祀而誓省者記不斥其
僭天子郊之大無禮而指其僭君黼裘之小失乎玩
經意當是言諸侯唯以黼裘誓省而今以大裘誓省
僭天子服耳鄭以大夫相形反支而窒 鄭云時大夫
又有大裘
君子狐青裘豹袞空緇衣以裼之麤裘青豸袞

絛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
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論語裼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必一色
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也至
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於君言
羔裘逍遙於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不
得以犬羊之裘至賤不飾爲難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
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五

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
弗敢充也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
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
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
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不用裘而
加葛葛上加朝服熊氏云六冕及爵弁君以純狐青
大夫士雜以豹袞謂之功裘內外諸侯朝服則以羔
爲裘不用狐青劉氏云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

言裘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大裘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祀與昊天服同二家皆非熊氏爲勝方氏慤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

皇氏祭服無裘說斷非也劉氏六冕皆羔裘証之周禮而合孔之袒熊據鄭大裘祭天而不知龍衮以祭記首明言大裘上有龍衮如何與玄冕無別詩言羔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六

裘迨遙狐裘以朝安見諸侯朝不可狐青乎白虎通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惟羔存以備一說又案如方說則既襲矣美何從見必釋禮衣去襲衣而後美可見若裼衣而來亦必釋禮衣加襲衣而後美可充當行禮時不應若是煩擾疑只一衣直領左右襟皆有小衽衽相掩則襲屈衽藏之卽裼如孝子露肩臂卽袒納肩臂於袖卽襲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竹本象可也

魚須文竹古制莫考盧氏崔氏以魚須文竹爲二物
陳氏陸氏則以魚皮飾竹應氏吳氏則以魚須飾竹
或有謂笏首刻魚須形以爲飾皆無徵姑並存其說
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可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
士錦帶弟子縞帶

鄭氏康成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 孔氏穎達曰大
夫素帶不終禪但以玄華禪其身之兩旁及屨垂者
此及下三寸長齊於帶至紳鞶結三齊又大夫大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七

至無箴功又肆東及帶至擁之鄭注俱謂爲露脫宜
各有所承孔疏亦謂當依鄭注爲先後二家之說如
此然猶存記文之舊而不之改先儒闕疑承誤之意
有固然耳陳氏集說遽依鄭注改攬仍無一語申明
攬之意若記文次第本如是者然似非儒者存經
之義且據此注謂自而素帶亂脫在是宜承朱裏終
辟是明謂此節宜在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之下非謂
天子素帶八字宜在此而素帶之上也集說乃移天
子句於此而以而素帶終辟承之則從鄭說中又自

以臆爲次第也昔朱子注易移天一地二二十字於繫傳第九章之首此在大儒則可至蔡氏改武成則仍存本文加注而以考定武成附其後蓋不敢毅然以刪定自任也下此者而欲以朱子爲例其去俞王五家之割裂周官經者幾何謹照原文次第而載鄭說以明之學者亦可得其大槩矣

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陳氏祥道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文

其中餘二尺也則鞞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別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具肩在頸上矣

鄭云皆上接革帶是亦以頸肩在上而未嘗以其身之五寸爲頸也且孔氏申之云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是合頸下言之則五寸其實則二寸也其云中央者對兩肩言之耳陳氏誤認而辨之方氏誤認而附之乃謂上下皆大而中特小是豈知形如要鼓孔氏固已斥之矣革帶博二寸與雜帶同廣義或然

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碎

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陸氏佃曰綠木之閒華土之閒先儒謂五閒綠紅碧

紫駟華卽駟也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

帶之一

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

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玄

有黃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十九

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謂雜帶皆二寸

恐未然

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憲衡

鞞鞞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也特以一再三

命定緇赤并衡之幽蔥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

虞無別者形則圓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

位是已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

孔氏穎達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

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屈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方氏懋曰三夫人屈狄與三公在朝驚冕同義

本文言夫人揄狄蓋合三夫人及侯伯夫人言之不應謂三夫人降於侯伯之夫人也可服注本疑辭不足爲據且射人三公之璧本與子男之璧不同三公縱屈於王豈有全同子男之理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

帶有當心上者有當腰者自心上至腰一尺五寸腰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玉藻

子

以下三尺紳指自腰以下者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

鄭氏康成曰君女君也

孔疏女君謂后

禮天子諸侯命其臣

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也孔疏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

陸氏佃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

爲九命所謂再命禕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

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爲七命又十加

爲九命矣。士一命，其妻祿衣。若加一命，是爲大夫。則其妻服禮衣。所謂一命禮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鄭說下禕當作鞠，甚是。陸氏讀如字，而以經文一命再命爲加命，謂子男之夫人加命，服誤也。如其說，則子男妻五命，屈狄加一命，而六則掄翟，加再命，而七則禕之，乃可通耳。加一命，乃禮衣。何說耶？君命，王命也。獻繭之禮，世婦先奉繭，示王，乃獻后，則必王命之。而后傳王命以命之也。獨於子男之夫人言之者，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上則后夫人屬君，其下則卿大夫士爲臣。於此言君命，則上與下該矣。經曰：君命尊王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公始。則夫人固命於王，不命於后，可知。

再命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孔氏穎達曰：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卽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繭，故曰命於奠繭。世婦以下女御亦

然其他不須奠繭之命其夫得命其妻得著命服故曰皆從男子

禮天子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一女爲嫡爲妻天子稱后諸侯稱夫人一女爲左媵一女爲右媵皆爲貴妾天子及后俱稱妃或與后夫人通稱三妃亦曰三夫人蓋夫者扶也取扶助人之義故王后亦可稱夫人周宣王稱姜后曰夫人周官聚人供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玉人諸侯以享夫人夫人以勞諸侯是也一嫡二媵各以姪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從天子一娶十二女則各從姪娣三人凡九人謂之九嬪禮所謂嫡姪娣左媵姪娣右媵姪娣是也后妃及嬪所從侍女嫡四人左右媵各三人凡十人謂之女御周官女御掌服二人掌縫八人是也俱屬于九嬪教之故亦稱九御周語所謂內官不過九御也三夫人九嬪不必奠繭而後命其命于奠繭者唯世婦耳但二十七世婦有本先君官人而爲世婦者或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內世婦之命于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爲外世婦則視其夫之爵以爲差所

謂其他則皆從男子亦必因奠繭而命也。周禮天官九嬪舉數世婦不舉數春官世婦乃舉數然總之不過二十七人止矣。天官世婦不言數內恆少也。春官言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則當賓祭時所用相禮之數非實有八十四世婦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霽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孔氏穎達曰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

視下聽上只承頤霽垂拱總言其身容之俯蓋人之

音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耳目本平頭俯則見其目卑而耳高視下而聽上矣。孔反謂仰面非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君召以節爲信節以三爲度禮也。然臣之奉君命弗遑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卽一節以趨矣。

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君所與大夫所異其地也言大夫言士異其人也言大夫同而或歿或生異其時也禮卽因之異惟其宜與稱耳士與君大夫言名士自卑其類也與大夫言不名大夫敬大夫之類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教學臨文不諱

禮入門而問諱敬人之親猶己之親以廣孝也是入大夫之門必諱大夫之諱卽入士之門亦必諱士之諱矣而於君所無私諱者當君之前稱己之祖父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音

曰先臣某雖已易名不敢稱諡以尊君也若他大夫既歿則稱諡若字矣在大夫之所當大夫之諱而曰於大夫所有公諱者君之諱必諱之君之尊無往而不在也至他大夫之諱似可不諱然大夫尊亦不斥其名故曰於大夫所字大夫也若士之所則亦諱士之諱若於君於大夫所雖此士在不諱之士卑也孔釋私諱爲自父母甚明而宋元諸儒必曰大夫之諱皆不諱何耶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

孔疏樂記角爲民徵

爲事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孔疏樂記宮爲君羽爲物

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必歌詩爲節故曰何以聽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也孔謂於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謂君子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宮羽之節者趨行雖不必如天子之歌詩其步之疾徐要無不中兩詩之節者王之鏘鳴因其周折揖揚而孔光畫地以計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五

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龜不趨則異其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寢門內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徵角左宮羽則大約言玉聲所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宮最薄者羽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也諸儒論音不已且進而論律以兩璜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

佩齊則結結佩而爵鞞

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說刀礪
右佩玦捍管籥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加德
佩於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玉
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
侍父則并不設而去之并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事
佩恒結其左并於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孔疏以左
之結佩爲君在不鳴玉誤矣先儒惟方氏慤最悉
又案齊服之鞞無考鄭因春官司服有齊服去端士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五

冠禮有去端爵鞞此記言齊爵鞞故以齊服去端言
之孔疏因去端爵鞞爲士冠之服故據士言之然據
士冠禮疏引大戴禮公冠四加合緇布冠皮弁爵弁
去冕而不言與士異鞞則士以上凡服去端皆用爵
鞞明矣又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
齊服去端素則去端素端不特士之齊服矣或謂天
子去冕齊又樂記明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冕
亦用端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

陸氏佃曰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憂者有慶惟君賜然後賀

有憂者三字陸氏連上文不賀爲句不如鄭氏下闕亡爲正

膳於君有葷桃菊

鄭氏康成曰膳美食也

陳氏祥道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菊

少儀有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之支則陳說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

玉藻

是不然而大夫士以美食進君不幾於諂且褻乎

士拜送在家拜送其所獻以往也其造於君所則又拜大夫則惟拜於家至造於膳宰時則使者代拜徐師曾謂造於膳宰不必拜未然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此不裼謂充美其爲襲無疑孔子曰至泰壇服袞戴冕璪十有二旒而孔疏云無別衣裼之是表裘也表裘則裘全露不惟見美而已而反以爲充美可乎

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疏通也疏節猶言通禮如此鄭引文王色憂証色容不盛而云非至孝正使人由可見處思其至處而孔疏分爲二等失鄭義矣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

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

東

聘禮行聘時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是公事自闈西禮畢而請覲賓覲入門右北面奠幣擯者辭則承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其上介請覲奠幣奉幣禮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天

亦如之惟士介初入門右擯者辭士介終不敢入門左是私事自闈東者從其初之入門右而奠幣言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武專以足跡言行兼以身容言就足而視其跡則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而君大夫士之貴賤以殊此各人尋常行步之法也就身而視其容則有圈脰行端行奔行三者之異而趨之徐疾亦見此臣與君行之法也尊君故行舒緩惟有接武一法臣恭君命

故有徐趨疾趨二法蓋君行一臣行二徐趨二步而始如繼武之一步疾趨二步而始如中武之一步總以反覆形容行步之節爾其言尸者君不迎尸而事尸於堂禮堂上接武故因言君而並及之恐不當謂大夫與尸行繼武士與尸行中武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容貌見於一身顏色獨見於面致誠信與忠敬則視無形於有形聽無聲於有聲矣

立容辨卑母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西文說玉藻

完

揚休玉色

立容辨者賈子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拱立國君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調故又戒之頭頸必中卽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疑其動如時之運此必有盛德之氣闡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如玉有溫潤縝密之德自有

孚尹旁達之色非有意爲之也

鄭訓辨卑爲貶卑謂磬折孔謂在軍當貶損卑退不驕士卒又引樂記總干山立以釋山立不貶卑與上異訓矣輔氏黃氏皆指爲戎容吳氏別爲一節黃氏於立容辨斷句辨字不改讀得之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某屏之臣某依疏爲自稱於天子之辭其在邊邑云者緊承上語也陸氏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而疑此爲非謂若後世上表非也據鄭注曲禮謂臣某青照堂叢書初編七經要說玉藻三侯某爲齊夫承命告天子辭則此爲自稱於天子可知且邊邑何嘗不是守土屏亦有守衛之義虞書外薄四海安見邊外卽非王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

擯者曰寡大夫

孔氏據君前臣名謂宜曰下臣某是也經其省文與抑與下大夫自名互備與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

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此言私事所以別於公也若奉君命則公矣故不曰君事而曰大夫私事然大夫交不出竟茲記固春秋之變禮與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非正聘降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賓禮也大夫正名於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使公士擯則稱寡君之老寡大夫而此擯者亦得受賓禮使私人擯則稱名而此擯者亦不得受賓禮也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玉藻

三

私之辨其嚴如此

戴記如曲禮少儀雜記諸篇多係掇拾不甚條貫又有後來爛脫者元熊氏朋來吳氏澄各有考定本不妨互觀猶大學有古本二程子本朱子本石經本也

明堂位總論

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刪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歿用天子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輔

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曾用郊禘其爲成王所賜
及後所僭者攷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
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
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
收入者於義無可取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略具
於斯則考禮者之所不廢云

明堂之制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漢公玉
帶上黃帝圖四面無壁中一殿覆以茅茨上古惟事
天制朴略如是足矣堯曰衢室言室疑有壁言衢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三

四達然猶一室也考工記夏后世室五室九階四旁
夾牕則室分而每室四戶戶兩牕且以安身矣殷人
重屋則幾如樓故方士因之言神人好樓居周人彌
文則就五室又析而爲九故大戴言九室十二堂考
工複言五室文譌耳然自是五室九室兩說爭衡而
不決不知明堂有廟有室有堂廟以事神堂以聽政
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大室
蓋事神於太廟之堂安身於太廟之室此地合而用
實分也分祀五帝則南明堂北去堂東青陽西總章

合此太廟爲五廟以安身則四左个四右个合此太
室爲九室而四仲實皆居太室各以方啟蔽其戶牖
卽爲十二室也以布政則卽以四正爲堂設斧依於
此故明堂太廟早被以堂之名而八室室各直
其堂則卽謂之十二堂亦無不可此又用分而地實
合者也尙書大傳言路寢九雉雉三丈則二十七丈
蔡邕獨斷言明堂廣二十四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
宮九百步卽區之爲九而每方三百步步八尺則方
廣二百四十丈是考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者止就
一堂度之非通明堂之縱廣而計之也唯就此九百
步者爲四周之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爲二十
五區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周八尺爲太廟之庭四面
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圓面三區中一區爲太
廟旁兩區爲左右个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爲諸侯
序立之庭則作雝所謂四阿考工所謂重屋白虎通
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
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通指內外九室也如此則戶皆有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重

由牖皆可受明而事神布政安身亦各得其用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

鄉而立

吳澄謂周公營洛王不在洛諸侯以侯會三公之禮見

公非也洛誥明言俘從王于周戊辰王在新邑安得

謂王不在洛諸侯但以會三公禮見公耶蔡邕引檀

弓有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之文朱子釋頌清廟篇

亦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又引

書大傳周公升歌清廟左傳言清廟茅屋則此明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書

之爲清廟在洛邑而不在鎬京其爲朝諸侯之地而

非七廟之廟甚明但書所謂烝祭在冬而以文武並

配其後則在季秋而專以文王配如孝經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耳亦不得訾太廟明堂同實異名

爲謬蓋古路寢太廟明堂辟雍規制畧同初非合四

者于一地也或據覲禮謂明堂卽方明壇恐不然蓋

方明止一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竝無堂室戶牖

所謂在王都則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特築之巡守至

南西朔三嶽無明堂亦築之若洛邑泰山有明堂則

不須築壇卽于太廟設方明行會盟四大廟受幣亦無不可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朝宗覲遇會同雖異名而統曰見義固取乎其面天子也面天子則皆當北面不北面則皆當北上故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覲禮曰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以近君爲尊也若四裔旣在四門青照堂叢書初編七經要說明堂位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三

外不得見君則周而環之隨其所面而皆以右爲尊所謂地道尊右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此序諸侯之位証以禹貢周官多不相符鄭注九采九州之牧九牧不應序應門外故陸氏以爲要服荒服也孔氏以爲采取當州美物貢天子謂之采則采之爲言貢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歲貢終王是蠻夷近戎狄遠也此九采之

貢卽上蠻夷四塞告至卽上戎狄而王制分蠻夷爲
東南戎狄爲西北周家疆土始自西北而漸及東南
以洛邑天下之中計之實是西北之戎狄近東南之
蠻夷遠不相反與蓋蠻夷戎狄各舉其種類性情氣
習名之東南地遠而柔順易服故列之要服中言猶
可要約也西北地近而剛狠難服故列之荒服中言
此止可包荒不必以禮信責之也明乎此則異同之
說有不必爭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益

美

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孔氏穎達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
爲年十歲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
始制禮作樂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
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
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
六年則頒故鄭注尙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

量制其禮樂

金滕及東山詩周公當攝政時卽居東及東征何暇與政而乃有三年太平之說乎至營洛爲立國要計如力役猶至說則特以是姑試民心而已不足信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卽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卷

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誇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於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尙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鄆取邾滅項明見於經則方百里者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於周公封國故盪言之而漢志反確於孟子者耶

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公出居東武庚入于衛以叛二年王師臨衛攻殷殷大

震潰武庚入于邲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于邲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太公于齊封康叔于衛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爲周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爲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周公如洛誥多士于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召誥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命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亥

周公留後于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徧考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次井然而後儒妄以意爲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人迷目故合而論之蓋魯地卽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皆妄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春秋魯郊皆以春無以子月郊者蓋周郊以周正之

孟春魯郊以夏正之孟春作此記者欲誇之故以爲孟春耳周禘以周正六月魯禘以夏正之六月於周爲秋故詩曰秋而載嘗而祭統亦言大嘗禘也鄭必以魯爲王禮而并改郊特牲之周爲魯已非正據且魯之郊必非成王賜也成王之賜以尊周公郊配以稷不配以公於尊公何與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與詩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春秋於僖始書卜郊然則呂覽所云惠公請而王不許信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卷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

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

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

組用椀嶽

犧尊聶氏崇義謂尊腹畫牛是也阮湛言尊爲牛形

先鄭謂飾以翠羽後鄭謂刻爲鳳羽莎莎然皆非也

象尊阮湛言以畫象飾尊是也先鄭謂象鳳凰形後

鄭謂象骨飾尊皆非也山尊聶云刻爲山而畫之受

五斗罍尊郭璞云刻爲雲雷受一石鄭謂刻山於罍

非也宋劉杳言二尊刻木爲之胡翰言皆鑄銅爲之玉瓚大圭者璋瓚用半圭用大圭爲柄者貴也簠籩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因也玉琖仍雕用夏玉琖之制而加雕猶異於周之玉爵也梲俎虞制也夏爲獻俎周足下又加跗爲大房

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竝不言以禘禮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所由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伯循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於魯者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卑

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內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爲周公則周公爲魯之始祖薨卽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實爲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禘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 又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禘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

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雌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雌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王禮故俎用椀巖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禮樂哉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褐而舞大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聖

先儒謂象爲周頌維清篇注疏以象爲武王樂前已於文王世子篇內辨之矣茲不贅顧象有但以管吹之者此所謂下管象與升歌清廟相對一歌一吹也有執籥以舞之者所謂象籥南籥與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相對一文一武也鄭每合象武爲一而云以干戚舞象顯與下管字違孔又云下管謂吹大武又顯與象字違矣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

牲于門夫人薦豆籩

周禮公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則三公之一命衮者皆得以服之而其夫人亦得以服褱衣不必二王之後也陳祥道謂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如之恐未必然蓋出而有君道者不獨諸侯伯子男於其國亦君也豈皆得服衮乎 又案禮袒而毛牛袒而割牲未有言肉袒者免冠乃肉袒豈此冕可肉袒乎此肉字疑衍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聖

此不言春祠者以其或闕故省文也豈謂歲歲廢春祭哉 又案禘嘗烝社蜡俱以祭祀言之省亦當然鄭改省爲獮蓋以獮有方祭耳陳說非不于大蜡義相貫然記文六事並列自宜以類相從未必省字獨別爲一義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方氏云自外入皋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皋門之制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於理爲足陸

倘以庫門爲中門使庫門果中則所謂自寢門至於庫門者不應至此遂止也蓋庫雉路三門凡爲諸侯者皆有之故衛有庫門見於家語特魯之庫雉制如天子之臬應爲不同也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劉氏敞明天子亦三門何以別於諸侯乎且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卽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
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壘

鄉飲酒禮尊於房戶開賓主共之也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以其高則讀亢以其安則讀康鄭陸二義俱可通並存之 又案此以上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然卽其所言細覈之則周公廟所用皆前代天子之禮樂其與周同者皆降王禮一等則當時所僭亦微矣不得以此記及魯頌所無者誣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康成曰綬當爲綬讀如冠韃之韃綬謂注旄牛

尾於杠首有虞氏當言綬孔疏虞質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纒夏后氏

當言旂孔疏旂漸文既注旒竿首又有旒纒此蓋錯誤也

詩淑旂綬章朱注綬章染鳥羽或旒牛尾注於旂竿

之首爲表章則不必改讀綬又子華子言舜建太常

是旂始於舜陳氏謂夏又加綬以致飾甚當不必如

鄭孔旂綬互易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四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於爵曰殷以斝灌尊亦曰殷以斝一名而異制抑所

受之量有不同者與皇氏謂周爵但用爵形而不畫

飾孔氏據周禮太宰贊玉爵駁之謂飾以玉然夏后

氏以琖琖亦從玉殷尙質度不質於夏則斝亦以玉

飾與陸言齊言鬯其說未確彝亦尊屬非爵也

土鼓賁桴箏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古史神農伊耆氏唐堯亦伊耆氏漢王符帝系篇稱

堯爲神農後是伊耆氏爲古帝號審矣陳氏謂周不當以帝號名官故疑非帝號非確有所據也本文數四代之樂器而曰搏拊拊擊則四者斷爲樂器無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見於賈子鞞拊控楬似萬物見於荀子書方氏分樂與器爲二亦未的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學也類宮周學也

此學名虞夏與王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吾射則取義於序黨庠養老則取義於庠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墨

故王制亦曰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曾頌惟言泮宮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與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夏后氏之龍箴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琫

此笱虞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也曾亦周之飾箴虞

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朱子詩傳箕上大板刻之截業如鋸齒曰業於業上懸鐘磬處又以采色爲崇牙狀樅樅然是崇牙卽業上如鋸齒處陳氏謂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恐未必然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蕨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楹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孔於獻尊獻豆皆讀莎謂刻之莎莎然殊無所據陳氏祥道謂言其用則夏殷之豆寧不用以獻邪亦未確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四六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書言十二章至虞而已備虞不徒質也記曰有虞氏服韍豈虞舜之時衣裳則章十二韍則無飾與夫韍在下體卽無飾固宜以山以火以龍蓋所謂踵事之增而文漸備者也玉藻曰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亦其等與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

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

下資禮樂焉

此以上因天子所賜禮樂之盛因言魯所有禮樂之器如其多以繼之當別爲一章

此篇誣妄先儒所駁甚明然魯畢竟勝似他國孔子言一變至道齊仲孫言魯秉周禮晉韓起言周禮盡在魯則天下以爲有道不妄夫以惠僖之僭天子三家之僭諸侯已失禮樂之本而周公魯公之化猶漸於人心藉此區區禮樂之文猶足以綿延其國況以仁人而用禮樂若子所云一變至道更當何如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明堂位

卷

此以上因天子所賜禮樂之盛因言魯所有禮樂之器如其多以繼之當別爲一章

下資禮樂焉

青照堂叢書

劉學向鈔存 姪振濤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記 朝邑

李元春詳編 男來南校訂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

以布齊衰惡筭以終喪

孔氏穎達曰將小斂去筭緋 呂氏大臨曰免以布

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於冠禮謂之缺項

冠者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

缺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

故改音問 程氏大昌曰只是解除吉冠並無他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 喪服小記

彭氏汝礪曰斬衰下脫箭筭終喪三年一句

問喪親始死筭緋注云二日乃去筭緋括髮士喪禮

括髮在小斂畢後尸出戶之前孔謂在將小斂時者

悞 又案士喪禮注云免之制未聞杜氏佑云舊說

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自額却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紒

而前綴連之成冠象孔謂以麻自項中向前交於額

上卻繞紒爲括髮免亦然但用布不用麻士冠禮缺

項注則云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項中有

緋亦有固頰爲之先著冠乃加缺項無免冠而缺項

存者呂說非是若但解除吉冠則笄纒矣程說尤非也彭氏據齊衰惡笄之文謂斬衰下亦當有箭笄說是也然特意度之辭耳乃竟以脫言之則武斷矣況以齊衰惡笄準之亦當在括髮以麻之下胡云斬衰下耶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

皇以麻髻布髻露紒爲三孔謂麻布二髻皆露紒蓋髻者髮髻單控之名古時其髻有纒以纒爲髻之梁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二

髻高而冠亦高去纒則髻卑而冠亦卑故喪冠曰厭冠也親始死男子去冠則露笄纒至小斂訖去纒則髻露斬衰者以麻齊衰者以布掠髮之四垂者而束之名以麻者曰括髮以布者曰免以爲父母隆殺之別婦人之髻亦去纒斬衰用麻齊衰用布大約與男子同特異其名曰髻以爲男女之別耳至旣殯成服後則男子著冠婦人加笄總然去纒猶如故男子冠之內用麻與布約其散髮故崔謂於括髮上加冠婦人加總束髮故曰布總箭笄髻衰三年此居恒之髻

不用麻不用布而用笄也三者不同故皇分爲三然總之露紒故孔以麻與布爲二也其不髻者自初喪卽不去纒矣禿者不髻以無髮之可露故不去纒優之以掩其疾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扶老之杖本上末下惟喪杖皆下本竹取幹桐取枝枝近幹處必粗而難使故下必四削之四削之則近方矣杜謂員削之以全體言賈據變除禮謂削之使方指近地處耳古人用木如棘之言吉桑之言喪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桐之言同見同於父猶稱妣見比於父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

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雖總必稽顙謂死者無主而疏服之士主其喪也上言男子爲父母長子稽顙下言婦人爲夫長子稽顙故鄭以父母不稽顙釋其餘所指甚明但女主必使異姓則女子在室亦無爲主拜賓之禮稽顙自無所用之亦不待旣嫁而後恩殺於父母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使異姓謂使宗婦不使宗女也若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庶子王亦如之

始受命之君未有不爲太祖立廟者祭法虞夏祖顓頊商周祖嚳豈有名之爲祖而無廟祀之禮且陳氏旣知康成禘爲祭天之說之非矣則其禘也豈猶是郊壇之祀故先儒以爲禘於始祖之廟耳而可謂始祖無廟耶至記所謂庶子王者鄭以君之庶子言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四

說是也陳求四廟之說而不得乃以藩邸入繼別立親廟言之是漢之悼宋之濮明之興獻所以見譏於古今也且據儀禮喪服傳支子可以爲人後疏云適子當家自爲宗蓋支子旣出後大宗其本生廟祀自有小宗適子承之何必庶子別爲之廟是當以鄭說爲是 又案劉氏謂當承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豈有爲妾立四廟者且母妾則子庶固不必言矣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別子爲祖自別子言之故曰祖祖者尊之也繼別爲宗自別子之子言之故曰宗宗者親之也繼禰曰小宗則繼別者爲大宗可知矣小宗五世而遷則大宗不遷可知矣若原其初而論之繼別亦卽繼禰以其世奉別子爲族人大宗不得以高曾祖禰限之故特曰繼別也張子別子非一說似是而實非據大傳公子有小宗無大宗諸說則止一別子爲大宗兄弟皆宗之不得別爲小宗惟無適昆弟爲小宗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卷五

五

以尊祖禰也

此章與大傳畧同而用意各別大傳重在繼別之大宗上百世不遷者宗別子之所自出故百世而昏姻不通此重在繼禰之小宗上五世則遷者自禰而起極高而遷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一推之至極遠一引之至最親各就其文玩之斯得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

繼祖與禰故也

先儒著說畧有數端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

之適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虞喜庾蔚之
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
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
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義乎譙周曰
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長子爲不繼祖
劉智釋疑曰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
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衆說之中無踰此二說者
蓋自長子言之爲不繼祖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
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而爲之極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六

耳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
至敖繼公引殤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記文爲誤今按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而爲長子三年
惟當以繼禰之宗爲斷繼禰而不遂服是禰其祖而
不知有父也不繼禰而遂服是不忍其子而不知有
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五世四世庶子
之云者非經義決矣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疏以殤與無後俱庶子之子其說極是蓋他人之子

他人自主之庶子不特不當祭亦不必祭也。祔食必以昭穆鄭注以不祭無後爲祖之庶以己之昆弟當祔食於祖也。然無後者祖庶固不得祭。父庶亦何嘗得祭。不可僅以祖庶爲斷也。且據其說以無後者爲祖庶之昆弟諸父。夫祖庶之昆弟當祔食於祖。其祭也主祖廟之祭者當自主之。諸父祔曾祖廟亦自有主之者。何必辨祭不祭於祖庶。若宗子之諸父應祔於宗子之曾祖宗子卽不主曾祖之祭。豈遂無主曾祖廟祭者。壇壇之說本於祭法。言適士顯考無廟。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七

不言皇考無廟。大傳言大夫士于祿及高祖則常祭。及曾祖可知。朱子謂高曾有服不可不祭。且孔疏謂官師一廟祭二世。則安見大夫三廟不可祭四世耶。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經義總爲不祭。殤與無後者而發。孔氏云旣無禰廟。故不得祭。殤當更云無禰廟亦不得祭。子無後者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此節當是大傳周道然也。下脫簡男女有別之義。大傳詳之。所謂叔嫂之無服推而遠之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
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服君之黨疑不可謂之徒從如君之父母君雖不在
新君當承重則從新君而服之矣若小君則本應服
長子則便爲新君皆非徒從也唯妻從夫而服夫之
君夫亡似可不從耳 此皆爲士言之若大夫則母
黨妻黨皆無服大夫之子父在亦不服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

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八

大夫無總服故大夫不爲妻父母服大夫之子以父
厭降於兄弟大功於從父昆弟庶孫小功皆降一等
不知於妻父母降否世子於旁親昆弟姊妹皆不服
以爲君所厭也妻父母獨不降者服間有從有服而
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不言世子是公子皆無服
而世子不降獨有服也豈以世子之妻將從宗廟社
稷之事不降其妻故并不降其父母乎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

尸服以士服

士服三玄端也皮弁也爵弁也天子皮弁以視朝玄端以居諸侯玄端以視朝則尸卽服士服原不失爲天子諸侯之舊其服原遣衣服所有也若衮冕鷩冕豈可於士朝服之

三代以上未有天子主祀之適子而爲士者若諸侯失國則徃徃有之如周公滅國五十春秋兼并史不絕書其子或降而爲士亦事所或有但其父雖失國而嘗爲諸侯準之中庸葬以大夫之例則其尸當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九

諸侯之服而以士服服之者蓋中庸所謂大夫特指爲大夫而死者言若大夫遭貶謫以死則仍不得葬以大夫王制所謂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以士禮葬之是也春秋諸侯失國名貶也貶則失國之諸侯與廢事之大夫等廢事之大夫可以士禮葬則失國之諸侯胡不當以士服服其尸此雖孝子仁人亦不得不得爲法屈者由此言之則記者特爲諸侯言耳言諸侯而又兼及天子者因上言天子故連類及之非謂天子之子果有爲士者也鄭謂封王者後必

擇其宗之賢若微子者而不必封其子其亦思武王有武庚之封否耶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祭不爲除喪記者恐哀戚之情衰而徒以除喪畢此祭也故爲此言鄭氏以存親釋祭以哀衰釋除服明其不相爲然親喪外除外除則服除而內固有不除者在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十

禫之見於經傳者多矣未有不遵鄭注以爲祭名者士虞記中月而禫雜記期之喪十五日而禫閒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禫而牀禫而織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又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是月禫徙月樂又云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爲妻禫王肅難鄭但據檀弓是月禫句難其二十七月爲禫之說未聞以禫爲除服難其禫爲祭名如戴侗所云者

小記云祭不爲除喪孔疏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練祭祥祭總名除喪則禫祭亦名除喪可知檜風素冠傳云据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祥則冠之禫則除之除謂除祥冠也祥冠至禫月而除却無不祭而除之理且禫而飲醴禫而牀禫而從御豈有禫止除服居然不祭而飲醴從御之禮劉公瑾恪遵鄭注未或非之顧夔武以禫爲終喪之祭考證甚明三虞練祥之祭各有祝辭唯禫不具文畧耳此記孔疏謂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若葬在三年以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上

則練祥在祭外其必禫祭以終喪可知禫祭立冠朝服既祭綬冠素端黃裳終月鄭据閒傳及大戴變除禮文侗謂毫無可據殆勿深考耳變除禮云禫祭衣冠黃裳疏謂既著立衣應著立冠則是禫祭立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以大吉當立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變除禮又云禫訖朝服綬冠疏以祥祭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後亦著朝服綬冠也綬與織同皆黑經白緯閒傳云禫而織無所不佩大戴據舊說云織冠者采纓也禫祭時立冠朝服禫祭

訖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鄭之考證章章明矣禪
字說文韻會集韻廣韻並從示只以士虞記文期而
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一氣說下並從示則知
練祥爲祭禫亦祭名何疑其改示從衣本正字通耳
此書頗踳駁不足憑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傳貴妾總何以總以其貴也鄭注謂此公士大
夫之君賈疏貴妾姪娣也曲禮大夫不名長妾若士
則娣姪不具是妾以娣姪爲貴非娣姪則賤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十一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此一節以本服總小功與降而在總小功對王以諸
父昆弟爲諸父之昆弟得之蓋祖父母昆弟謂伯叔
祖父母也諸父昆弟謂從伯叔父母也禮祖伯叔父
母小功從祖伯叔父母總從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總
從祖昆弟小功再從總言此子從父在外而生子不
識此總小功之親今聞喪又在限外則父追服而已
不服服本輕也若由期大功而降在總小功者則雖
不識亦在限外而必追服之服本重也惟本服在小

功總者不稅則本服在期大功者必稅明矣況祖父
母正期至尊不降卽諸父昆弟亦正期非天子諸侯
無絕期者而可不稅乎或曰祖父母上落一從字亦
通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
稅

臣之服君黨從君故也君旣除矣臣是以不稅無所
從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未知喪臣服已

臣不稅服以恩輕也近臣斯服以在君左右不可異
於君然非爲死者服故孔曰非稅義也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此皆謂喪主也若衆主人則無入室升堂之事士虞

禮注主人將入室倚之西序乃入則耐杖倚之西階

之下歟主人之杖不入室不升堂則衆主人不以杖

卽位可知未葬前主人位在堂下故杖至虞乃有饗

神酌獻諸禮不以杖入辟之祭主於敬也至耐則祭

及所祔之祖敬彌多辟彌遠矣此與父在子不以杖卽位意略同鄭言哀益殺自虞至祔爲日無多哀殺有限至練乃彌殺也士虞禮注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則練杖不入門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爲君母後若衛莊姜以戴嬀之子爲巳子也婦人無子出惟后夫人不出得以庶子爲巳子或謂爲君母後則卽爲父後而與尊者爲體矣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爲體則不得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十四

服私親也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疑此有闕文當作爲君母後者君母卒爲君母之黨服不爲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蓋妾子於君母之黨本非親其從而服以君母故也故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巳今旣爲君母後則於君母爲屬從所謂屬從者所從雖歿也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喪服疏斬衰首經大搨去五分之一存十寸二分以爲要經齊衰首經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齊衰要經

大功首經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大功要經小功首經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小功要經總首經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總要經杖大如經以斬齊言之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喪服傳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其一也喪服記妾爲女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不言髮是三年與女君同不髮與女君微異也此君長子上下同之若君衆子則諸侯之妾無服大夫之妾大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五

此與間傳文同鄭彼注云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其帶猶五分去一也其卒哭不受以輕服專指婦人要帶若男子首經則亦變葛矣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此復與書銘禮宜如是孔云婦人當云夫人亦指復時耳若銘則當著其姓與伯仲卿大夫已下則復婦人亦當稱姓氏夫惟荒古人皆無姓黃帝之子十二姓皆以德命也唐堯之時五臣有大功德乃賜姓禹

錫土姓乃使生其地者各以土爲姓而姓始繁矣有姓則有別殷六世而昏之說未足據也 又案天子自名不過對鬼神之辭曲禮孝王某嗣王某是也若臨侯邦之鬼神則稱字曲禮天王某甫是也其他未聞稱名者此乃云天子達於士其辭一又云男子書名二說不同故鄭臆爲殷禮與周法不同但於古不見所據存疑可也 陸氏謂男子皆當稱名以曲禮天子復矣爲告人以天子復之辭則古經從未聞復竟告人之節亦非可據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七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兼服者謂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並繫於要非去此易彼之謂閒傳云輕者包若以麻易葛則非包矣包亦通謂之易者包者在內自外視之則已易也 又案士虞禮言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疏云男子既葬首經要帶俱變者據閒傳斬衰三年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則士

虞大夫俱變者以變斬衰三升而受齊衰六升冠受七升則冠服仍麻經帶則去麻服葛而葛帶三重故此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謂輕者可施於卑重者宜主於尊卑可兩施尊不可貳則居前喪遭後喪男子要服齊衰之麻帶以包斬衰之葛帶首特服斬衰之葛經婦人說經不說帶則首服齊衰之麻經以包斬衰之葛經要仍特服斬衰之麻帶如此則男子首麻帶葛婦人上下皆麻而麻葛兼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七

專指男子無疑而士虞閒傳及小記彼此互參自合陸氏佃說未可據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卒哭乃有受服變除不可急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凡厭皆謂死者爲尊所厭則本服或絕或降而不得伸大夫降庶子大功已尊所厭也兄弟亦爲之大功從父所厭也大夫降庶子適子降庶昆弟庶昆弟又相爲降嫌其子亦有降法故明之天子諸侯於庶子

無服庶子之子爲父三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注祖不厭孫則厭爲之服者又別一義又子固不厭其父卽昆弟之子亦不降世叔父之庶者尊厭止及於子於孫否

大夫不主士之喪

此句當在士不攝大夫上謂族人無主後者故不以尊主卑若其子則適子雖士父必主之庶子則使其子主之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六

喪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父在大夫妻子爲母大功士妾子期父歿皆申三年然本非骨肉故子於慈母之父母無服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此是初耐於祖與後從祖耐食不同孔以殤與無後相較並論反屬支混又天子諸侯皆君道其貴絕族故諸侯不得耐於大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若大夫

與士皆臣道貴不絕族故士可耐於大夫孔說亦固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

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孔氏穎達曰旣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此之有子亦爲異居也

父歿而母改適謂他人父子心安乎不從斯路人已不得已而從母以往且以母故而父之而彼亦長子育之視之如子能無報乎此齊衰三月所爲制也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九

衰以各加也三月以同爨也若兩無主後而且與之同財爲之築宮廟以祀其祖禰則其先人血食久賴之矣而彼淹然不復血食心能安平則齊衰期而別祀之亦義之所不容已故鄭止言繼父有子爲異居不言此子生子亦爲異居也而孔乃推之謂此子若有子卽爲異居過矣彼爲之娶婦使之先人有後則薄之彼不爲之娶使之終無後乃厚之乎或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今爲繼父期則此期之內將廢祖父之祭乎曰不廢禮所謂所祭者於

死者無服則祭也然則臣妾死於宮中三月不祭何也曰爲同宮吉凶異道也繼父爲之築宮廟則異宮矣然則爲父後之子於出母不服何也曰母之恩天性也爲父後者卽不服亦心喪之矣而又服焉則哀重哀重於母則於祭父爲不誠不敢不一其誠於父故并不服也若夫祭則母改適之家有夫若子主之矣然則子從母嫁其服如之何曰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齊衰杖期傳曰何以期貴終也繼母如此生母更可知王氏肅曰庶子服爲父後者不服然則此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下

從母時無主後則今爲父後可知而繼父死無主後則嫁母死無主後可知如此亦服之祭之否乎曰服之祭之禮繼父無主後爲之齊衰期則母從繼父之服而祭於繼父之宮特不杖以示降可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

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

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

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別子爲祖爲祖則特立廟不祔於人故本文言諸侯

不得祔於天子不言祔於諸祖父之爲諸侯者大夫以諸侯之別子爲祖得立廟者禮亦宜然而經言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大夫士者蓋大夫士未命未成其爲別子則尙不得立廟不得立廟則就其所宗者之廟而祔之所謂無宗亦莫之宗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不必以廟不在已爲疑也 又案此言妾祔於妾祖姑下又

言庶母不世祭夫祔以爲祭也將從其昭穆之次故先祔之妾母不世祭則妾祖姑已不祭矣祔之何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至

雜記云主妾之喪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則不可謂妾母無祔食之禮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韋公肅云隱公母聲子不入魯惠公廟妾也胡氏安國云孟子已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故別立一宮祀之隱公不爲已母聲子立廟明已特攝耳非君也桓公未立而爲其母仲子立廟明將爲君也是諸侯得爲其生母立廟矣春秋書初獻六羽是妾母雖立廟其祭視適母降一等其言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毀之

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乎若大夫士則斷無立妾廟之理蓋祔有二有初以班祔至新主人廟而所祔之主已遷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卽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妾之非君安得爲妾母立廟則此祔妾祖姑者有廟卽於其廟耐食無廟則爲壇祔之而祭於次寢耐食與

宗子母在爲妻禫

此宗子兼大小宗而言凡適子卽繼父之宗也父尊厭正服故父在適子爲妻不杖而禫賀循言母尊微厭餘服故爲妻杖期而不禫若宗子之妻則已代姑爲主婦而主祭故并餘服不能厭而禫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鄭氏康成曰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 孔氏穎達曰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陸氏佃曰爲庶母爲祖庶母爲讀去聲言爲後慈母者爲庶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總大夫已上爲庶母無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喪服傳爲人後條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則知庶子無後可從祔祔食不必爲之置後矣庶子且不必置後豈有以庶妾而爲之置後者與慈母如母條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則生養之終身死喪之三年貴命也是爲此子無母則無以生故命此妾養之既養之則有母道故執子禮以終其恩非爲此妾無子而爲之置後也且妾母不世祭則祖庶母有孫亦在不世祭之例又安有無孫而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之立孫以世其祭者與要知此特主其生養死葬之事與嗣子傳重不同注疏並誤 又案陸說亦有見但與注疏正義不符又或者云記意蓋謂父命無子之妾母之喪之如母則或父命有子之庶母母之或祖命其妾母之皆可喪之如母以終其恩耳此亦本陸說而小變之並存參 又案喪服傳明言妾子之無母者則此時已無母矣何時又爲已母服賀說亦非也

賀氏場口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除服之名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宜矣妻與長子何居蓋禫者皆三年者也所爲三年者三綱也君也父也夫也母之三年以匹於父也長子三年以繼父之宗也而父在爲母期夫爲妻綱父在則母不得不屈身在則妻不得不屈其屈義也然子之於母其愛同身之與妻其體敵可不有以伸之乎故子父在爲母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心喪三年伸之也爲妻適子禫庶子母在不禫伸之而不盡不敢與母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伸之也故服降於外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卷

義之方哀久於內者仁之篤若自期以下則有爲三年喪者主之矣我不主之而焉得自我除之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孔氏穎達曰慈母卽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應氏鏞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世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世子爲君者爲
已母如此蓋謂已旣爲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
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已於慈母庶母
旣爲之後或爲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
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
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耐祭之易世之後則不世
祭與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已者義
服小功衆子爲庶母有子者義服緦麻此二母於已
祭之不世祭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五

庶母祖庶母萬無爲置後之理孔氏前所推論已謬
此并謂祭慈母卽承庶母祖庶母後者更不可解彭
氏又以慈母與庶母慈已者混看且謂庶母慈已庶
母有子皆已祭之尤無此祭法至於妾母則此子之
生母其子有爲諸侯子大夫子士庶人子之殊又有
爲父後不爲父後之辨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鄭云庶子王爲其母無服諸侯之庶子爲父後則
承宗廟之重爲生母總以君之尊厭降也若不爲父
後而厭降則父在爲母練冠麻衣繚緣旣葬除之君

卒得爲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稍申不得過大功也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大夫庶子爲父後父在無服父歿總不爲父後者父在爲母大功父卒爲母三年全申也士適庶子皆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與庶人同士卑無所厭也大夫已上爲庶母無服士爲庶母總庶人無庶母服之文或與士同也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孔氏謂日月已過又援喪服傳爲所後者之祖父母

青坳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五

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云如其母亡在三年內接其餘服在三年外則不追服以証其說不知本經言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何據而知日月已過

乎

喪服記女子女適人者爲其父母惡笄有首以鬢卒

喪服記女子女適人者爲其父母惡笄有首以鬢卒

哭子折笄首以笄此女子子出嫁之笄制也方氏籛笄之說何自而來又據喪服注以箭笄爲籛賈公彥謂箭笄籛爲之也則安得分箭籛爲二笄

練筮曰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
后去杖筮曰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
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去杖而筮敬其事也仍杖以拜送賓哀未忘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
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

者否

此所養亦五服之旁親所謂已喪亦期大功已下既
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爲旁親養若未練未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七

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也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
不服或疾者有服而已除故養者釋服而養之若所
養者與已同有服或彼別有服皆不必釋也所養者
死而爲之服其服視已本有之服或輕或同或重重
則服其服同而已服已變則受亦服其服若同而已
服未變或輕於已服則於後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
客服其服故曰主其喪不當事拜客仍服已服故曰
不易已服也若本有之服輕於新服或已變殺則常
服後死之服惟當已喪變除時服已喪之服若與死

者無服而來主其喪則未成服白布深衣成服爲之
袒免弔服加麻所謂朋友麻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康成曰女君適祖姑也 方氏慤曰妾祔嫌於
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
則遂於適妻祔之生旣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鄭
以適祖姑言之誤矣妾生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
君故易女君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方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天

易牲示殺其說未明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此當與大夫不主士之喪相屬大夫死無主後必使
大夫主之士不主不以卑主尊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
納之可也

陳謂柩朝廟時陳於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於壙前
之道東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父子之恩根於天性庶之降也束於禮也鄭曰自若非無哀戚也謂仍若平日之居寢耳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諸父兄弟不從初封者之國自無服斬之禮若從初封者之國則君雖不臣之而諸父兄弟必以臣自處而服斬各盡其道也繼世以後則諸父兄弟盡臣之矣記所謂服斬當兼二者言之陸氏特舉其一耳至適他國而爲臣則不服斬嫌二君也爲舊君服齊衰三月而已若如疏說謂今來他國未仕則反奔君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完

喪而服斬可也鄭說尙混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小功澡麻斷本下殤之小功澡麻不斷本異於正小功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

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

其妻則以大夫牲

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則諸侯始封必立五廟大夫始命必立三廟適士始命必立三廟矣然有廟立而

無主君如伯禽封魯不祀天子則不得祀文王而周公尙存則五廟皆虛也周公薨不得祔王季之廟王季已追王諸侯不得祀天子則當入魯大廟所謂別子爲祖蓋爲孫則必隨祖以食於廟故必祔於祖以別子爲祖則無可祔假設其夫人先死亦不得祔於王季之妃而自入魯太廟矣由是推之則諸侯庶子始命爲大夫而立三廟大夫庶子別仕他國其祖父之廟本國宗之主之不得以主行則新國所立之三廟亦無主故鄭氏謂始來仕無廟非不立廟以無主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在廟可祔故直謂之無廟也旣立廟其妻死主不入廟乎後夫死而主入廟卽祔於其妻矣鄭孔之說析理甚精不可謂夫存先爲妻立廟之必無其事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則報葬必報虞禮也今不報虞義當從鄭注乃陸氏云使後其虞以責子道豈

不報虞亦禮乎禮有先葬母待父虞者然待父虞則服父之新喪不得云主人皆冠故不報虞爲有故禮之變也爲兄弟不報虞則除之除免也亦主人皆冠意

07183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服小記

三

之喪也故其故不葬與則制之制故也亦主人皆冠
服父之新喪不得云主人皆冠故不報虞爲有故禮
之變也爲兄弟不報虞則除之除免也亦主人皆冠



